炫技术

逐“光”而行,中影光峰提供观影新模式

□李媛

依托在电影放映市场的多年持续深耕以及不断创新的精神，成立于2014年的中影光峰激光影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光峰），已经凭借扎实的ALPD®激光光源技术及创新的LED电影屏产品线，为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提供放映解决方案新内核。

中影光峰VLED LED Cinema电影屏。 资料图片

深化激光放映市场格局

ALPD®激光光源是中影光峰的“拳头产品”,为“Advanced Laser Phosphor Display”的缩写，即先进的荧光激光光源显示技术，是高亮度图像显示的最关键核心技术。该技术在保留传统激光固有的高亮度优点的同时，巧妙解决了荧光转换热猝灭问题，在高密度激光的激发下，仍然保持高转化率。依托此项行业先进技术，中影光峰激光光源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亮度已涵盖5000—55000流明，其具有色域广阔、色彩饱和度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且光衰极低，可为影院提供较低总体拥有成本的新型放映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原创技术，ALPD®经过18年的技术沉淀，技术孵化方已在全球积累了逾2700项专利，历经4次技术迭代，在技术指标上已形成完整的自主研发技术壁垒，在放映品质上更是处于行业的领跑层级。自成立以来，中影光峰始终秉持以自主创新为核心，通过创新的技术、产品乃至商务模式服务电影行业，并先后斩获了众多政府及行业创新奖项。例如超高亮度广色域激光影院光源技术曾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成立40周年“重要科技创新项目”称号以及2022年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等。

截至2023年6月末,ALPD®激光放映方案在国内市场的安装量已突破28666套,光源总体运行时长达2.68亿个小时。得益于其与生俱来的节电优势,目前,其节省的电量消耗已约达4.82亿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11亿立方米,ALPD®也被业内认为是兼具成本优势和绿色环保的技术路线。

如今，ALPD®激光放映已为无数影院解决了放映亮度及放映品质等问题，“ALPD®激光放映”“ALPD®激光高亮厅”被打造成影院引流、推高票房的金字招牌。中影光峰依托自主创新和金牌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激光放映市场格局的深化，以及传统放映市场技术格局的改写。

加快LED放映技术体系研发

激光放映对于中影光峰乃至整个行业而言，是电影放映史上一座里程碑，也是国产技术突破桎梏的代表，但其远远不是终点。在持续引领激光放映新趋势的同时，不断为用户提供新应用依旧是中影光峰前行的方向，而LED电影屏无疑是中国电影放映技术的新趋势。

一方面，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2021年11月国家电影局出台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电影科技发展重点工程”一项明确提出了重点发展“新一代数字影院装备系统”的要求。依据知名市场研究机构2022年给出的相关调查数据，亚太地区LED显示应用已经成为全球价值最高地区，其中中国自2014年起就成为全球LED产业最大的生产基地。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放映机时代，中国电影市场几乎被国外厂商品牌垄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将有非常大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积极推动LED放映技术体系研发，刻不容缓。依托于雄厚的产业资源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快形成LED放映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将促使中国未来在放映技术新赛道上处于领跑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从消费趋势层面来看，当前的电影消费市场不断回暖，观众观影力的提升也将为LED电影屏的布局提供积极土壤。据相关数据统计，2023年仅195天内的票房就超过了2022年全年票房299.37亿元，大盘实现了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2023年上半年，上映新片达243部，同比增长50.9%，影片供给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据业内针对影院观众文化娱乐消费意愿的调查显示，2023年下半年，约68%的观众表示将进一步增加文化娱乐消费。投资市场也对2023年下半年的影院市场给出了积极预期，认为在相关政策鼓励下，预计全年票房表现将恢复至2020年前的水平。

政策的导向、市场的呼唤,为中影光峰逐“光”而行指明了新的方向。在致力于提升电影放映技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助力影院稳健前行、为观众提供更佳观影体验的使命感召下,中影光峰在持续完善激光光源业务版图的同时,积极探索基于LED显示技术的全新业务板块,并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旗下首款VLED LED Cinema电影屏,力争以更加完善的产品线布局服务中国电影行业。

开启主动式放映技术路线

作为一项新的放映技术，VLED LED Cinema电影屏为行业带来一种全新的颠覆式体验。众所周知，自电影诞生百年以来，电影院的主体技术体系使用被动式放映系统，影像从放映机投射到银幕再反射到观众眼中，而LED电影屏则开启了主动式放映技术的路线。

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LED影厅还可以帮助影院拓展更新的应用场景，如特色餐饮、企业会议、发布会等新型业务，助力影院充分利用空间，实现商业价值的提升。

最为重要的是,VLED LED Cinema电影屏给观众带来了更新的观影体验。例如其放映亮度可以达到传统放映厅的230%，可有效改善影片放映,特别是3D影片放映亮度不足的弊病,令画质和观赏舒适度得到有效提升。不仅如此,自主发光使VLED LED Cinema电影屏可达到“超黑”效果,进而实现近∞:1的极致对比度,带来更佳的色彩还原和视觉清晰度,为影片整体观感加分。

同时，VLED LED Cinema电影屏刷新率≥3840Hz，可保持对图像的稳定捕捉，即便是高速运动场景也不会拖影、失真。高刷新率可有效保证画面灵敏细腻流畅，无摩尔纹，图像边缘清晰，始终精准还原真实的图像信息，确保导演艺术创意的准确表达和观众的沉浸式观感。

此外，VLED LED Cinema电影屏水平及垂直视角可达160°，使影院内每个座位均能获得较佳观影体验。由此，观众即便未能抢到“较佳”观影区，也不会留下遗憾。

目前,中影光峰VLED LED Cinema电影屏已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CGV影城落地应用。并且，相关项目正在北京、大连、唐山、太原、长春、海南、长沙等多地积极推进中。据完美世界影城(北京冬奥村店)的使用反馈,在2023年7月14—8月15期间,VLED LED Cinema影厅的月度票房产出比同等规模的影厅高出近4万元,上座率和票价均有显著提升。事实证明,VLED新兴观影对消费者具有较强的引流作用,消费者愿意为更佳的观影体验支付更高的票价。未来,VLED LED Cinema电影屏将实现对4K超高清分辨率下5米、8米、10米、14米屏幕的全面覆盖,满足从小型至巨幕影厅的产品应用需求。

（作者系中影光峰市场部经理）

影视节目制作人徐元：

该讲一讲“影视候鸟”的故事了

□杨北航

针对当下好莱坞的“中国热”浪潮，目前国内还缺少相关的深度报道。近期，知名影视节目制作人徐元决定前往好莱坞，实地探访在其中工作的华人华侨，梳理出华人影视工业者在好莱坞体系中的酸甜苦辣。

好莱坞掀起“中国热”

好莱坞历史上先后涌现了黄宗霑（《老人与海》）、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林诣彬（《速度与激情》系列）、温子仁（《电锯惊魂》系列）等几代优秀的华人华裔电影工作者，不过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基本都是英美本土题材。近年来，华人故事、华裔题材成了好莱坞的热门之选。仅在2023年的夏天，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奈飞公司就出品了两部西游题材，分别是杨紫琼、吴彦祖主演的剧集《西游ABC》和周星驰监制的动画电影《美猴王》。

这些影片与稍早的《摘金奇缘》《花木兰》《青春变形记》《瞬息全宇宙》等热门作品，共同构成了一股新浪潮。今年3月，杨紫琼、关继威、关家永这3位华人在第95届奥斯卡电影金像奖上，凭借《瞬息全宇宙》勇夺5座小金人，正是这股新浪潮的最强音。

无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故事”“中国现象”成为全球焦点的成果，也是海外华人长期推广中国文化、滴水石穿的努力所系。

时至今日，美国各大影视院校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他们有的学成归国，有的留在了好莱坞。尤其是在北美工作的一批年轻人，他们不仅跃然成长为好莱坞的一支新生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为北美影视行业贡献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华人华裔题材。

青年电影人快速成长

作为国内资深电影媒体人的徐元，曾长期供职于《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等电影期刊，也是活跃的影评人和行业观察者。2014年起，徐元转型为互联网视频节目制作人，推出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影视工作者访谈节目如《聚焦》、《人间电影大炮》（又名《人间电影》）、《来电》等，分别在优酷、爱奇艺、乐视TV等平台播出。这几档节目几乎囊括了华语电影的一线导演，诸如张艺谋、贾樟柯、王小帅、冯小刚、姜文等，由他们与媒体人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之路上的得失与经验。

徐元还长期关注华语新导演的成长，先后担任过FIRST青年电影展、北美华人导演短片展、IM两岸青年影展等电影节展的评委工作。他表示，借助专业影视院校教育和青年影展竞赛及创投这样一套组合拳，一批年轻人正快速地在太平洋的两岸“争夺话语权”。比如在北美，众多本地华裔及华人留学生走上了编剧、导演、动画师、特效师、服装设计师等岗位。这批新人不但在好莱坞发光发热，而且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拓展，很多又都参与到了大中华地区的影视工业中，如在《寻龙诀》《北京遇上西雅图》《唐人街探案2》等主流国产电影中，不少幕后工作人员都是留学生出身的影视新人。此后，这一群体里更是涌现出了一批新锐的年轻导演，他们先后执导了电影《热带往事》《一句顶一万句》《西小河的夏天》《姜子牙》《孤味》，以及电视剧《沉默的真相》《西游ABC》等。

为中美影视合作提供思路

这个日渐壮大的华人影视留学生群体，堪称是在太平洋两岸来回巡游的“影视候鸟”。他们在北美和东亚之间交换经验和技术，也是北美和中华文化彼此交融的使者。不过，囿于种种原因，无论中美哪一边，专业媒体或大众媒体都相当缺乏对这类影视工作者的整体性报道及观察。

徐元则表示，自己一直密切关注这一群体，也很想从媒体角度填补空白。他计划于今年秋天前往北美，陆续走访20余位华人影视工作者，由此制作一套专题人物志——《重访》，以期能够为大洋两岸的影视业合作提供进一步的思路和方案。近年，徐元还出品了一套名为《看穿电影》的短视频节目，该系列在腾讯视频播出，共推出300余期，获得了约10亿的播放量，是我国近年较为成功的电影类短视频之一。而《重访》系列节目也计划以短视频形态，借助《看穿电影》的播出渠道连续上线，尽可能扩大传播范围并提高影响力。最终，这些短视频素材还将整合为一部纪录长片。

“关键在于，这些年轻人打拼奋斗的经历，本身就是特别好的励志故事。”徐元相信，中美两国不断扩大交流、加强理解、深化合作，影视工作者天然地负有责任，他们不仅可以用其创作的影视作品来达成，而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电影:“社会之镜”照进现实

□安歌

当法国经典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提出“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生产电影的机器以及影像与观影者之间的关系这两部分。电影与观影者的关系一定会受到观影者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活动经历的影响,电影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必然成为该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李少白先生的《影心探颐》一书中,有着对电影学科和电影体系的设想,即“从电影与社会的关系考虑,应当设立电影法学、电影社会学和电影行政学”。这种学科体系的设置更是将电影与社会间的互动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进行考虑。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在《电影美学》一书中写道:“现实的未经加工的素材可以适应许多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内容’则已不再是这种未经加工的素材了。”电影内容经过艺术加工才呈现在银幕上,这种艺术加工既包含一度创作,又包含二度创作,因此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生活的“照相式”对照。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突破了简单的表现与被表现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选择。电影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将其作为素材纳入叙事中,通过对素材进行加工来“表现”或“再现”社会,而这些加工后产生的“内容”则以媒介传播和文化塑形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电影与社会的互动简单来看,一方面在于电影中的剧情和内容能在社会上引发探讨,另一方面电影对某些敏感的社会问题能大胆地提出解决方案。

再现现实生活 透露心理倾向

巴拉兹·贝拉曾写道:“观众在电影院不仅可以消除劳动的疲倦,而且可以减轻心理负担。看到银幕上有人摔倒了,可以笑;看到在文学作品中肯定会受到轻蔑的事情,可以涌出同情的泪水。”电影的复制特征和运动特性使它看起来能够客观地再现现实,电影直接表现并揭示了人类真实自然的举动和变化的表情,以及丰富的心理活动。电影视觉表现的丰富性扩展了人的感官,也扩展了情感的表现方式。因此,电影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大众化,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会看到与自己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内容,并进行思考和反省。

电影影像不自觉地表达出“亲切感”,使得电影往往在熟悉的场景中完成对既定认知形象的重塑。例如在《桃姐》这部影片中,“香港”这座城市的形象得到重新塑造。虽然电影表面上是在探讨老人、妇女等群体的问题,实则以“主仆情”为切入点,折射出香港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影像,使影片带上了浓厚的香港氛围。

通常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中,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展现得更加极致。例如园子温导演的电影《在无爱之森呐喊》,整部片子在创作上坚持日本新浪潮的视角与表达方式,用疯狂的手法表现6位“边缘人”,以“多重人物关系”为中心展开叙事,展现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破碎的家庭关系。影片为一系列荒诞邪恶的行为披上“合理化”的标签,揭示扭曲人性中的贪婪、残暴,以及邪恶社会中极度黑暗的部分。在这部影片无数叠加的黑暗面下,各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经过怪诞狂飙式的演绎,在极端的恐惧中唤醒着人们对社会问题、家庭关系、学校教育的思考。

影片与现实之间的同一性使得其成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影片中出现的人物、事件以及反映的文化现象和其背后的成因,不仅见证表面的社会现实,而且透露集体的心理倾向甚至是潜意识。通过这类表现社会现实、揭露人性的影片,甚至可以预见某些将来的事件和未来民族的发展。电影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特点的文化实践,它对社会现象进行加工解读,又通过观众与社会进行深度互动。

电影《我不是药神》推进了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落实。 资料图片

推动社会发展 刺激观众思考

艺术对社会有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短暂的、线性的。事实上,电影对于拍摄者和观众都是一种社会实践——从影片的叙事和意义中,观众能够发现文化并认识自我。随着各方面的发展,电影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社会的互动也逐渐加深,不仅推动了电影产业自身的变革,也推动着社会朝良性方向发展。

1997年,导演冯小刚借鉴香港贺岁片经验,在春节期间上映了轻松幽默、具有强烈娱乐属性的影片《甲方乙方》,拿下3600万元的票房。《甲方乙方》的成功开创了贺岁片这一延续至今的电影商业策略。贺岁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商业电影的发端,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弊端,进而推动了政策的转变。

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召开会议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政府也加强了药品价格监管,对药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和控制。韩国电影《熔炉》对弱势群体悲惨遭遇的展现,推动了“熔炉法”——《性侵害防止修正案》的制定,同时催生了“熔炉防治法”——《社会福祉事业法》修正案,确保社会福利机构经营公开透明并纳入外部监督力量。韩国电影《素媛》同样促进了韩国相关法律的完善,韩国特意修改了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的判罚力度。

电影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并非简单的单向互动,而是一种复杂的双向互动。一方面重大社会事件给予创作者灵感,另一方面优秀电影作品涉及的重大社会议题又会刺激观众思考。电影将社会纳入审视对象并佐以加工,凭借其产生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反嵌社会。如果电影能被称为“社会之镜”,这是因为电影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实。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